



线粒体上的欧洲史前史

挑战考古挖掘出的人类的过去和开始

# THE SEVEN DAUGHTERS OF EVE

## 夏娃的七个女儿

——揭秘我们的遗传学先祖

[英] 布莱恩·赛克斯 张振译

扣人心弦又逗人发笑，简单直接又脉络清晰——

基因组时代引人入胜的入门之作！

——《华尔街日报》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线粒体上的欧洲史前史

挑战考古挖掘出的人类的过去和开始

# THE SEVEN DAUGHTERS OF EVE

## 夏娃的七个女儿

——揭秘我们的遗传学先祖

[英] 布莱恩·赛克斯 张振译

Copyright ©2001 by Bryan skes  
First American edition as a Norton paperback 2002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夏娃的七个女儿：揭秘我们的遗传学先祖 / (英) 赛克斯著；张振译.  
—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1

ISBN 978-7-80769-999-6

I. ①夏… II. ①赛… ②张… III. ①遗传学—普及  
读物 IV. ①Q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7955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3-7214

## 夏娃的七个女儿

——揭秘我们的遗传学先祖

著 者 [英] 布莱恩·赛克斯  
译 者 张 振

出 版 人 田海明 朱和明  
选题策划 武 学 张静慈  
责任编辑 张静慈 侯娟雅  
责任校对 张 原  
责任印制 刘 银 范玉洁  
装帧设计 集优品牌顾问

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 京 时 代 华 文 书 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100011  
发 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图书发行部  
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制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010-6949968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69-999-6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③——原书序——③

“我来自哪里？”

我们曾经无数次询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了解我们的父母，我们了解我们的祖父母，如果继续向上追溯，大多数人的回答就会变得模糊不清乃至全然迷失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携带着来自先祖的信息。它们在我们 DNA 里：这种代代相传的遗传物质不仅记录着我们每个人的历史，还记录着整个人类物种的历史。在遗传技术最新进展的支持下，这部历史现在开始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终于可以开始解读来自远古的信息。

我们的 DNA，不会像古代的羊皮纸那样褪色，不会像古代战死士兵的刀剑在荒野锈蚀，不会被风雨侵蚀，不会被火灾或地震摧毁……DNA 就像一个来自古代的旅行家，它们世代代与我们生活在一起。

本书论述通过遗传学研究揭示出来的世界历史。基因记录了我们这个物种——智人（*Homo sapiens*）的历史，把我们的血统追溯到蛮荒的远古时代——无论文字书写的史书，还是岩石铭刻的碑文，都不曾记载过的遥远的远古时代。

这些基因，不仅讲述着始于十几万年前的故事，还讲述着这个历史长卷的最新的章节。所有这些故事，都存贮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细胞里。

这本书也是我本人的故事。作为一名基因研究的参与者，我亲身参加和经历了多次精彩的远古之旅——我无疑是非常幸运的：在现代遗传技术的支持下，我在几千年前的人类遗骨的 DNA 中发现了与我的朋友们完完全全相同的基因，让我更为吃惊的是，我发现可以通过生活在几万年前少数几个女人的母系血统，把我们所有人都联系在一起。

在下面的篇章中，我将与你们分享在这些科学发现的背后，在那些前沿性科学研究过程中发生的喜怒哀乐，在遗传实验室中发生的真实故事。正如任何人生之旅，科学也有兴衰起伏，研究也有成功者和失败者。

布莱恩·赛克斯

2002 年

## — 中文版序 —

《夏娃的七个女儿》能够引起巨大轰动的最大原因之一是这本书里出现了具有不可思议的神秘感召力的一批女人。这本书描述了我的科学研究——小小的 DNA 如何在一代又一代的女性血统中传承下来。检测 DNA 并不需要很多时间，我从 1,000 个欧洲原住民的 DNA 检测结果推算出几乎每一个欧洲人都是几万年前曾经生活在欧洲的很少几个女人的后裔，这就是书名《夏娃的七个女儿》的由来。

你们将看到通过分析研究得出的她们生活的不同时间和地点的遗传学结果。我在书中不断强调她们是千真万确曾经真实存在的女人，我给她们分别起了名字，并参考古学描述了她们可能的生活。

《夏娃的七个女儿》出版那一天，我收到来自民间的 900 多份 DNA 检测申请，每一份申请都殷切希望知道哪一位夏娃的女儿是他们自己的女性先祖？为了应付这种完全出乎意料的需求，我个人与牛津大学联合设立了牛津先祖公司（Oxford Ancestors）。当时是 2001 年，从那时至今，我们已经为世界各地的数万客户找到了女性先祖。当然，很多客户在欧洲没有先祖的根，但是，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他们起源的任何地方，因为每个人都是很少几个女人的后裔。

我后来的大量学术研究都是借助 DNA 去探索世界许多地方的人类起源。这本书描述了我玻利尼西亚和欧洲的早期研究，在此之后，我做的科学研究更多。但是，一次又一次，每个人的检测结果总是归纳出惊人相似的简单结论，我们所有的遗传信息都蕴含在 DNA 中。

当我归纳整理实验室的结果时，我意识到我已经攥住一条珍贵线索的一端，这条线索穿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直到深邃的久远。这些线索把每一个人都与他们的远古先祖联系起来，这些线索是可以追踪的——我们可以通过 DNA 的小小片段进行追溯，因为一代与下一代的 DNA 传承遵循着绝对规范的模式。

在曾经亲身经历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和所有史前历史事件的那些女人身上，都携带着这

些线索。它们现在还在那里，还在你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默默地帮助你把氧气转换成能量，正像它曾经在我们先祖的每一个细胞中做的那样。

中国人的母系先祖与欧洲人的母系先祖不同，并不令人意外。欧洲有七个母系先祖，中国有八个母系先祖，每个母系先祖都根据她们的 DNA 序列进行了定义，我将在牛津先祖网站（[www.oxfordancestors.com](http://www.oxfordancestors.com)）上公开发布这些信息。中国网友给这八个氏族母亲推荐了一批名字，我已经选定了下面的名字：

晓霜 morning frost

春煦 spring warmth

云羽 cloud-like wing

梦琪 dreaming of jade

妙音 elegant sound

晚虹 rainbow in dusk

晨蕊 fresh bud in morning

秋晴 sunny autumn day

数万年前，来自欧亚大陆西部的人类，从喜马拉雅山的北方和南方进入中国，定居中国。究竟哪一位氏族母亲从哪一条路线进入中国，目前还尚未得出精确的结果，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行 DNA 检测，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会越来越清晰。

布莱恩·赛克斯

2014 年 10 月

## 译者序

布莱恩·赛克斯 (Bryan Sykes, 1947—), 牛津大学人类遗传学教授, 曾经从事遗传性骨骼疾病成因的医学研究, 后来探索是否可以在古代的骨骼中找到遗传物质 DNA。

1989 年, 赛克斯在《自然》(Nature) 杂志上发表了他在属于考古领域人类骨骼中发现 DNA 的报告。此后, 赛克斯参与了几个著名的案例, 例如“冰人奥茨”(Ötzi the Iceman)、切达人 (Cheddar Man)、沙皇罗曼诺夫 (Romanovs) 家族成员后裔等, 他还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找到了成吉思汗的直接后裔之一——汤姆·罗宾逊 (Tom Robinson)。他的小组用了十几年时间, 总结出了截至当时为止最完整的人类谱系。

2002 年, 赛克斯出版了《夏娃的七个女儿》(The Seven Daughters of Eve)。他在这部书里发表了自己的研究结果: 97% 的欧洲人的血统, 全部来自 7 个母系先祖, 他给这 7 个母系先祖分别起名为:

乌苏拉 (Ursula): 对应单倍群 U, 拉丁文原意“温和的”;

齐尼娅 (Xenia): 对应单倍群 X, 希腊文原意“殷勤的”;

海伦娜 (Helena): 对应单倍群 H, 希腊神话人物名称;

薇尔达 (Velda): 对应单倍群 V, 原意“和蔼的”;

塔拉 (Tara): 对应单倍群 T, 古代凯尔特部落名称;

卡特琳 (Katrine): 对应单倍群 K, 原意“神圣的”;

贾斯敏 (Jasmine): 对应单倍群 J, 原意“茉莉花”。

2006 年, 赛克斯出版了《群岛的血脉》(Blood of the Isles)。这本书在美国和加拿大出版时, 名称改为《撒克逊人、维京人和凯尔特人: 不列颠人和爱尔兰人的遗传学之源》(Saxons, Vikings and Celts: The Genetic Roots of Britain and Ireland)。这本书介绍了赛克斯牛津小组的研究结果: 英伦三岛原来是遍布凯尔特人的国家, 但他们现在主要分布在苏格兰。后来, 盎格鲁—撒克逊人来到这里, 他们现在拥有总人口的 20% 的血统。维京人是丹麦、挪威地区的海盗, 从西边、南边、东边登上英伦群岛。罗马帝国几乎没有

留下什么血统，现在占比例最高的是石器时代从伊比利亚半岛（现西班牙和葡萄牙一带）来到英伦诸岛的几批石器时代部落族群的混血。

赛克斯出版了很多著作，上述两本最为畅销，两次颠覆了人们对英伦三岛和爱尔兰地区的人类来源与血缘构成的传统观念，尤其是《夏娃的七个女儿》，成为第一本 DNA 科普畅销经典著作。后来赛克斯又用同样的方法，为日本人找到九个母系先祖。

这本《夏娃的七个女儿》的基本梗概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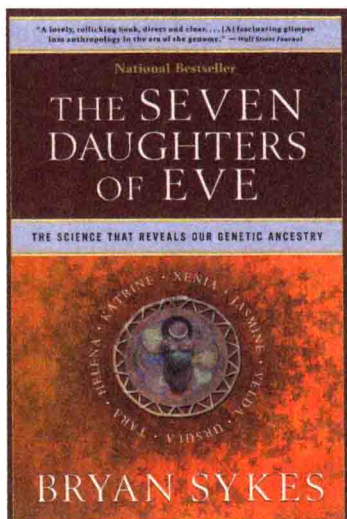
牛津大学的人类遗传学教授布赖恩·赛克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从年代久远的古代骨骼中提取出 DNA 的科学家。1991 年，在奥地利偶尔发现了拥有大约 5,000 年历史的“冰人奥茨”，赛克斯教授提取并分析了“冰人奥茨”的 DNA，并且通过 DNA 对比，在英国找到了“冰人奥茨”的直系后裔。这些发现，促使赛克斯开始寻找人类先祖的更广泛 DNA 研究，开发出提取古代 DNA 的先进技术。

他研究发现：现代欧洲人都是远亲，97% 的欧洲人繁衍自 10,000 年—45,000 年前的七个不同女性，这七名原始女人被称为欧洲的“宗族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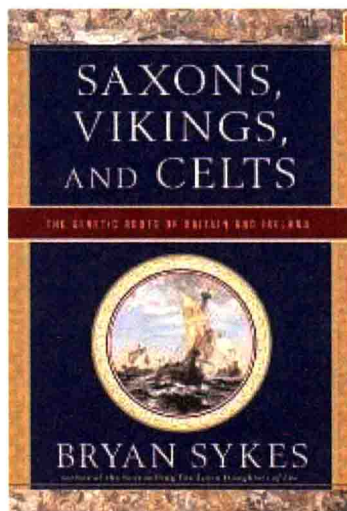
赛克斯当时认为：全世界的人口繁衍自 33 个不同的“宗族母亲”，这些“宗族母亲”都是 15 万—20 万年前非洲大陆上一个被科学家命名为“线粒体夏娃”的女人的后代。

线粒体 DNA 是一种仅仅通过母系传递的遗传基因，女性和男性都从母亲那里继承线粒体 DNA，但是男性无法将线粒体 DNA 遗传给后代。如果一个女性生下的全都是儿子，那么，她的线粒体 DNA 遗传链将因此终止。

大多数现代欧洲人的线粒体 DNA 分为七种类型，“每个线粒体 DNA 相同的人，都是数万年前同一个女人的后代”。当然，古代欧洲地区并非只有这七个女人。虽然同一时代生活着大量远古女性，但是，她们要么没有长到成年，要么没有生孩子，要么生下的全是男孩，



2002 年英文版《夏娃的七个女儿》封面。



2006 年英文版《撒克逊人、维京人和凯尔特人：不列颠人和爱尔兰人的遗传学之源》（*Saxons, Vikings and Celts: The Genetic Roots of Britain and Ireland*）封面。

她们没有遗传下自己的线粒体 DNA。只有这七个原始女人，不仅活了足够长的时间，并且每人至少生了两个女儿，她们七个人的线粒体 DNA 的遗传链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赛克斯说：“我想，只能用强者生存来解释这种现象。”

以这七个欧洲女性线粒体 DNA 的故事为主线，赛克斯教授还介绍了很多至今脍炙人口的科研故事，例如，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被杀害后，他们的尸骸是如何被找到和得出 DNA 鉴定的；遍布太平洋上数千个岛屿的玻利尼西亚人来自哪里；现在欧洲的人口，到底是农业出现之后由中东地区的农民移民到欧洲的，还是欧洲当地的游牧猎人学会了农业；同属于人科的生物，早已来到欧洲的尼安德特人是如何消亡的……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赛克斯以科幻的手法，想象和描述了夏娃的七个女儿在远古时代的生活场景。

张振

2014 年 10 月



## ◎ ——— 目 录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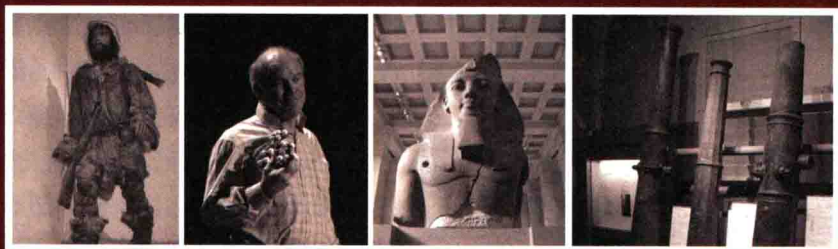
|                               |     |
|-------------------------------|-----|
| 原书序 .....                     | 1   |
| 中文版序 .....                    | 2   |
| 译者序 .....                     | 4   |
| 第一章 在多塞特发现“冰人”的亲戚 .....       | 1   |
| 第二章 DNA 是什么? DNA 有什么作用? ..... | 15  |
| 第三章 从血型到基因 .....              | 25  |
| 第四章 特殊的信使 .....               | 41  |
| 第五章 沙皇与我 .....                | 49  |
| 第六章 太平洋上的拼图 .....             | 61  |
| 第七章 最伟大的航海家 .....             | 75  |
| 第八章 第一个欧洲人 .....              | 85  |
| 第九章 最后一个尼安德特人 .....           | 93  |
| 第十章 猎人与农民 .....               | 103 |



|                   |     |
|-------------------|-----|
| 第十一章 绝不模棱两可 ..... | 115 |
| 第十二章 切达人说话了 ..... | 133 |
| 第十三章 亚当出现了 .....  | 147 |
| 第十四章 七个女儿 .....   | 155 |
| 第十五章 乌苏拉 .....    | 161 |
| 第十六章 齐妮亚 .....    | 171 |
| 第十七章 海伦娜 .....    | 179 |
| 第十八章 薇尔达 .....    | 193 |
| 第十九章 塔拉 .....     | 203 |
| 第二十章 卡特琳 .....    | 213 |
| 第二十一章 贾斯敏 .....   | 221 |
| 第二十二章 环顾世界 .....  | 233 |
| 第二十三章 我的感慨 .....  | 247 |
| 译后记 进化的意义 .....   | 255 |

# 第一章

## 在多塞特发现“冰人”的亲戚



1991年9月19日，星期四。来自德国纽伦堡的经验丰富的登山者——埃丽卡·西蒙和赫尔穆特·西蒙（Erika Simon, Helmut Simon）夫妇，正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度假。前一天夜里，他们在一座山间小屋做了一次计划外的逗留，打算第二天开车下山。但是，这一天的阳光非常灿烂，他们改变了主意，决定前去攀登一下海拔3,516米的菲奈尔斯匹兹峰（Finailspitze），在他们返回山间小屋去取帆布背包的路上，他们偏离了做过标记的路线，来到了一条部分冰雪融解的小道。在突起的溶冰中，一具男尸显露出来。

虽然相当恐怖，但在高高的阿尔卑斯山上，这类事情并不罕见，西蒙夫妇猜测这可能是一二十年前跌入冰隙的登山者的尸体。第二天，又有两个登山者来到这里，他们发现罹难者旁边的破冰锥的古老设计式样非常奇特。从这场阿尔卑斯



这具尸体现在被命名为“冰人奥茨”（Ötzi the Iceman）。

山意外事件的装备来看，这一次高山事故发生的年代可能非常久远。他们联系了警察，核对了失踪登山者的记录后，警察起初以为这具尸体也许是1941年失踪的一位来自维罗纳的音乐教授卡洛·卡普索尼（Carlo Capsoni）。仅仅几天以后，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这根本不是近代的死亡事件。尸体旁边发现的工具完全不像现代的破冰锥，更像一把史前的手斧，旁边还有一个桦树皮制作的容器。人们逐渐明白了：

这不是几十年或几百年前的尸体，而是几千年前的一具尸体。现在，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世界上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

这位“冰人”一夜之间名扬世界，他萎缩干瘪的遗骸被运到位于奥地利因斯布鲁克（Innsbruck）的法医研究所里冰冻和储藏起来，同时，一个国际科学家

小组也组建起来，将对这项珍贵的发现尽快进行检查。由于我的牛津大学研究班子在世界上第一次从古人的骨骼中发现了 DNA，所以我也得到邀请，前去看看是不是能从这个冰人身上找到 DNA。亲身接触如此惊人的发现，对我是一个无法拒绝的机会。这件事情，后来促使我放弃了正统的医学遗传学研究，转向这个全新的科学领域。当时我的一些同事认为这一领域荒诞不经，不过是冷僻怪异的一种消遣，研究的结果既无法置信，也没什么用处。

当时测定时间的办法是碳同位素测定——检测遗骸中的自然放射的碳原子的衰变。碳同位素测定确认，这个冰人生活在 5,000 年—5,350 年前。虽然这比我以前研究过的任何人类遗骸都要古老，但是我还是很乐观地认为成功的希望很大。因为尸体是一直在冰雪中深度冷冻保存下来的，避免了水和氧气对 DNA 的缓慢的不可避免的破坏作用。供我们研究的材料——一些灰色的粉末——已经放在一个存放病理学标本的旋盖广口瓶里，看起来毫不起眼。当时在场的是我和我的科研助理马丁·理查德，我打开广口瓶，用手术钳进行挑选，这些材料似乎是皮肤和碎骨头的混合物。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也看不出这些残骸发生了腐败分解的明显迹象，所以我们又激动又乐观。我们充满自信地回到牛津大学的实验室，用我们曾经成功运用在其他古代样品的办法，从这些碎骨头里提取出了这个冰人的 DNA，而且数量很多。

在美国最好的科学杂志《科学》(Science)上，我们及时发表了我们的发现。结果的真实性堪称完美，因为最重要的不在于我们从尸体上获得了 DNA（这已经是一种例行程序），而是我们得到的 DNA 与慕尼黑的另一个独立小组从“冰人”尸体中得到的 DNA 的序列完完全全相同。此外，我们两个小组的分析都证明，这个 DNA 序列是欧洲人的，与从现在活着的欧洲人身上提取的 DNA 样品的序列极其精确地完全一致。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些结果并不值得惊讶。其实，这个事件原本完全可能是一场闹剧：某些人用一架直升飞机把南美洲的一具木乃伊干尸空运过来，设法埋藏在冰雪里。在秘鲁南部和智利北部的阿塔卡玛沙漠(Atacama)地区，空气寒冷并且极其干燥，保护着埋在浅浅的墓穴里的数以百计的完整尸体，那些刻意恶作剧的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弄来一具干尸。欧洲的环境则湿润得多，尸体很快会化成白骨。所以，如果这是一场闹剧，这具尸体必定来自其他地方，很可能来自南美。这种事情听上去似乎匪夷所思，但是，这种精心策划的骗局确实发生过，皮尔唐人(Piltown Man)就是一例。1912 年，在英国苏赛克斯郡(Sussex)的一个砾石深坑里“发现”了这个臭名昭著的化石，一个类似猿类的下颚连接着



复原的冰人奥茨 (Ötzi the Iceman)

一个非常类似人的颅骨，这个化石被宣称是人类和大型猿类（大猩猩、黑猩猩和红猩猩）之间的人们期待已久的“过渡链条”。直到1953年，人们才发现这是一场骗局——用后来测定“冰人”的碳同位素技术，毫无悬念地判定皮尔唐人的颅骨属于现代人。某一位至今无法确认的恶作剧者，把一个红猩猩的下颌和一个人类的头颅骨骼连在一起，通过化学染色进行处理，看上去比实际年代古老得多。“皮尔唐人”骗局留下的阴影一直影响到现在，所以，很多人的脑海里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冰人”可能也是一个骗局。

我们关于冰人的科研成果发表后，引来一系列的媒体采访，我不得不向人们不断地解释，我们如何证明“冰人”的欧洲身份。假如这是一场闹剧，DNA会予以确认。那样的话，与冰人的DNA最吻合的就是南美人的DNA，不是欧洲人的DNA。《周日时报》(Sunday Times)的记者洛伊斯·罗杰斯(Lois Rogers)问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你说，你们在欧洲现代人中发现了完全一样的DNA序列。好吧，他们是谁？”她的口气告诉我，她希望得到直接的明确回答。

“他们是谁，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就在我们从全欧洲采集的样品里面。”

“我知道，但是，是谁？”洛伊斯继续坚持着。

“我不知道。我们把志愿提供样品者的身份资料文件分开存放，而且，不论什么情况，样品始终是在为样品提供者严格保密的前提下采集的。”

洛伊斯挂断电话后，我打开了电脑，打算看看到底哪些样品与“冰人”的DNA序列一致。我发现LAB 2803就是一个，编号前缀“LAB”（实验室）表示，这份样品可能来自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或来访者或朋友。当我查看志愿者名单数据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LAB 2803是玛丽·莫斯里(Marie Moseley)。LAB 2803与“冰人”的DNA序列完全一致，这意味着玛丽·莫斯里是“冰人”的一个亲戚（在以后的章节里，我会进行详细的解释）。玛丽·莫斯里和“冰人”的母亲之间必定存在着一种从未断绝的遗传联系，跨越了长达5,000年并被DNA忠实地记录下来。

玛丽是我的一位爱尔兰朋友，住在英格兰南部多塞特郡(Dorset)的波恩茅

斯(Bournemouth)，她是一个管理顾问。虽然玛丽不是科学家，但她对遗传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为了科学研究，两年前她捐献了自己的两缕长长的红头发。她善于表达，性格外向，又很诙谐，我敢肯定她有能力和公开化带来的任何问题。当我打电话问她，是不是介意我把她的名字告诉《周日时报》的时候，她马上同意了。于是《周日时报》刊登的一系列报道中，增加了关于她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在多塞特发现“冰人”的亲戚》。

以后的几个星期里，玛丽成为世界名人。所有那些报道的标题中，我最欣赏《爱尔兰时报》(*Irish Times*)的文章标题。记者问玛丽，她那个著名的先祖是否留给她什么东西，她回答说什么都没有，于是，故事的题目成为《“冰人”在波恩茅斯留下了他的穷亲戚》。

最令人深感意外甚至吃惊的事情之一，也是这类故事中第一次发生的事情是：玛丽开始同情“冰人”。她看见过“冰人”被搬出冰层，被放进冰柜，被穿刺打孔，被剖开身体等一系列照片。对她来说，这个“冰人”不再是报纸和电视里出现的不知姓名的一个陌生人，她开始把“冰人”看做一个真实的人，她的一个亲戚（实际上也确实如此）。

玛丽和“冰人”之间的关联使她产生的这些奇妙感受，也对我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我慢慢想明白了，如果玛丽能与一个比历史记载还早几千年的死亡的人在遗传上互相联系，其余的每一个人也应该可以如此。也许我们只要环顾四周，看看身边这些活着的人，就可以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我的大部分考古界的朋友，对我的这个构想感到非常陌生。长期以来，他们相信只能通过“研究过去”，才能“了解过去”，现代的人类对历史研究是没有用处的。但是我依然坚信，如果DNA能在几千年几百代中稳定遗传，就像我发现玛丽和“冰人”可以关联一样，那么，今天活着的每一个人，与任何青铜短剑或陶器碎片一样，也是历史事件的可信证据。

我认为，扩大我们的研究范围，覆盖整个现代人群是绝对必要的。只有更多地了解现代人的DNA，才能把人类化石的结果及其传承关系联系起来。于是，我开始尽可能多地探寻欧洲人和世界各地的人们的DNA的相关信息，不论我们发现的是什麼，都是从我们的先祖直接传承给我们的。历史就存在于我们大家中间。

我十几年的研究证明，与玛丽和“冰人”的关联一样，几乎每一个生活在欧洲的人都可以通过一条从未中断的遗传链，连接到非常遥远的过去的仅仅七个女人中的一个。这七个女人实质上是现在所有6.5亿个欧洲人的直接的母系先祖。

我给她们一一取了名字：

乌苏拉 (Ursula)

齐尼娅 (Xenia)

海伦娜 (Helena)

薇尔达 (Velda)

塔拉 (Tara)

卡特琳 (Katrine)

贾斯敏 (Jasmine)

……突然之间，她们好像都活起来了。这本书讲述的，就是我如何得到这些难以置信的结论的过程，以及我们所知道的这七个女人的生活。

我知道我是塔拉的后代，于是我想了解她和她们的生活。与其他的女性先祖相比，我觉得我和她有更多的共同之处。通过我后边介绍的方法，我可以估计出所有这七个女人生活在多少年前，大致在什么地方。我估算塔拉在大约 1.7 万年前生活在意大利的北部，当时欧洲还处于最后一次冰河期的冰雪覆盖下，少数几块人类可能生存的地方，位于欧洲大陆的最南部。那时，托斯卡纳丘陵与今天大不相同，没有葡萄树，没有九重葛花草装点的农舍，山麓覆盖着松树和桦树构成的茂密森林，溪流里游动着小鳟鱼和小龙虾。男人们没有打回鹿或野猪的时候，家里也不至于没有食物，因为塔拉和她的家人们可以在溪流中找到食物。当冰河期消退时，塔拉的后代们沿着海岸迁徙到了法国，加入了大规模狩猎者的行列，在北欧的冻土地带追踪着各种猎物。最后，塔拉的后代徒步走过现在成为英吉利海峡的陆地来到爱尔兰<sup>[1]</sup>。塔拉是一个氏族部落的名称，源自古代的凯尔特王国。

我的研究结论发表不久，关于七个女性先祖的新闻很快出现在世界各国的报刊和电视上，作家们和摄影编辑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寻找现代社会中对应的人物。布丽奇特·巴多 (Brigitte Bardot) 成为海伦娜的后裔；玛丽亚·卡拉拉斯 (Maria Callas) 是乌苏拉；模特儿雅思敏·莱本 (Yasmin le Bon) 很自然地与贾思敏联系起来；珍妮弗·洛佩兹 (Jennifer Lopez) 变成了薇尔达……很多人打来电话，希望搞清楚自己与哪个先祖有关联，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建立一

[1] 在最后一次冰河期，海平面比现在低 100 多米，很多海底成为陆地，例如，英伦三岛与欧洲大陆连在一起，白令海峡路桥把亚洲与北美洲连在一起，日本列岛不仅本身连在一起，也与东亚大陆连在一起。人类约六万年前走出非洲后，在冰河期走到了世界各地，大约走了四万年后，人类已经走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译注